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尚書宋禮始造淺船

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楊徐兖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不宜外夷異類之人不用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絶宋祚夷狄之

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勑宥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嫌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士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勑鎮遠侯顧成帥兵擒誅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夏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鈔帛有差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群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矣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褰義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

上巡北京勑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毋于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

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叛寇邊○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二月以安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三月設隆慶州永安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癸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講 午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戍○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車

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朶兒只昝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賞勞之○己巳車駕次黑山峪。頒詔天下

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尾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雠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焉合爲群。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主。執殺使臣。侵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覬覦圖大。朕不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昝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戮。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筭。餘悉宵遁。遂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詣軍門來朝。推誠待納。以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膻於絶域。綏寧附順。覃恩惠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塲無烽燧之警。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季擴等伏誅○九月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　上遲高照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揺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爲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冬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爲民○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

十一月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勑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絶于天自絶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絶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卒于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縉結髮讀

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豊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云

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

是年陳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濵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粮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濵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人行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皇帝勑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祗奉天命統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關茸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入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九月昌平壽陵成○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冬十月吏

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爲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及物產悉備○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兵部尚書陳洽上言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陰懷二心請兵征討上令遣使賫勑諭之○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錦衣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勑諭文武羣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勑都督僉事

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初令監察御史巡鹽○冬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是月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畜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斷勑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是年十二月書成進覽刊布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

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爲師尚父智信爲國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僞讖書以爲讖有十八云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信興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冒死上聞上顧不信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一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

爨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勑諭穗令穗遣悅爨還蜀穗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管蔡漢戮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縱念穗奈天憲何　上曰穗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

爚爲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刼掠逆謀益著　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從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秋七月尼剌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羣臣免賀○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叭答剌來朝卒○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十一月以趙翊爲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官請賀不許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李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爲土巡檢張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刼掠李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斬首六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狗黎利遁去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禮官請賀不許○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初令民運○夏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太學士胡廣卒廣逢迎媚悅以希恩寵卒謚文穆○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遣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濙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秋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金線島墩堡從之

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聳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噤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置煙燉瞭望從之

老人星三見勑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弑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申嚴貪禁

是月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　上親製碑文以記

己亥十七年春三月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

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 上皆製序冠之命
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
蹇義父喪起復○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
於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秋九月神仙傳成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
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朝鮮國王芳遠
請老命其子祹嗣王○十二月勑武臣修職務
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
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
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

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
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
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
時將帥效命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
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
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
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
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
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
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
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士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

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請覈府州縣官黜陟從之

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三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嚴核其廉污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死○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復破賊於諸城賽兒遁山東平○三月柳升下詔獄尋釋之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

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擒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勑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

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娼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五月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賊黎利戰死○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于獄中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鄭州民匿谷庶人穗財貨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賫勑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賫勑名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刋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名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京師在應天府者稱南京○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勑萬壽聖節勿賀以奉天等殿遇災也○勑禁謗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於是言官劾諸大臣。上令言官大臣皆跪午門辨難遷都利害有都御史王彰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部侍郎儀智致仕年八十矣○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

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阿魯台數年生聚蓄牧蕃富遂兇悖桀驁每朔使至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爲寇　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檄聞

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掖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

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憸邪誣罔　上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名楊荣問原吉等平昔所爲荣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若憸邪未之見也　上怒由是稍釋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愉都督張遠吳顒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事五人驢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犴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丁丑帝發北京親征阿魯台○夏五月丁卯帝駐獨石大閱○六月丙戌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名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大破之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曰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毋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效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效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欒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名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名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名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

庚午　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乘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團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璃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上

九月乙卯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五月

常山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指揮孟賢等伏誅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　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刼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以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爾　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　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

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降虜來言阿魯台將犯邊。復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禮部左侍郎胡濙進太嶽太和山祥瑞。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胡濙進瑞光圖。及椰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為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為祥。其勿賀。

八月帝大閱。遂發京師。○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土干來降。封為忠勇王。遂班師

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寧王之子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筭。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上以二人為正千戶。有先鋒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逮朝覲官下錦衣獄尋釋之

阿魯台寇大同○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戊寅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瑛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

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況下人乎忠曰如邊境荼毒何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北征　上諭諸將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讎侵擾邊疆毒霑黎庶違天負恩危如絲髮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與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五月大名府濬縣

蝗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甲申遣中官伯力歌齎勅諭虜中部落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皷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崗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車駕駐荅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久遁遂班師

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

餘孽奔多欠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霑濕者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脇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令分兵迎之六月丙午次翠玉峰勑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得胡馬九匹

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勑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已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卯山咸無所遇以粮盡故還於是張輔等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虜穴破虜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陛下天

地大德寧盡殺之耶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羸書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命亟班師

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　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上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

蒼崖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關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

下未踐阼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八月己酉次鵰鶚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歛納梓宮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信賞必罰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賁飾禮文經略徼塞訓廸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筭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奕子久大之基也

八月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出夏原吉黃淮楊溥於獄原吉復戶部尚書淮陞通政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陞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初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

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妻子還鄉官其子禎爲中書舍人

九月上皇考妣謚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命減析薪司賦稟之半

士奇聞析薪司賦稟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稟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命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召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騏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仁廟即位召福還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俱賜繩愆糾繆圖書○親製楊士奇等五臣誥詞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知府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冬十月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重囚○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

爲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城侯薛祿並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並兼詹事曾棨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立妃張氏爲皇后皇太孫瞻某爲皇太子○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族

上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效義者爲忠臣云

交趾黎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

先是大理寺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士奇獨進奏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召內官馬騏還京

騏還未幾尋矯旨下內閣書勑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名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上選東宮官以郭資兼太子賓客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曰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問士奇曰資爲人如何對曰資強毅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詔勑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　上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徙封韓恭王於平凉○罷朝覲方面郡縣官畜馬之令

兵部尚書李慶言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　廿員給一

馬俾畜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群臣商略可否楊士奇曰朝廷以禮徵士上者授方面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抱才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廢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佳事會陝西按察使陳智上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謂士奇曰爾就據此草勑止散馬士奇曰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諭戶部令天下衛所不許擅差屯軍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獲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修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要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

說乎。

書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賜勑獎諭大學士楊榮

初文皇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愴惶莫知所措。密召榮。榮幼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殮。或有欲以他事寫勑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勑。賞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

崩逝日月。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勑奬諭之。

大理寺少卿戈謙以言事免朝叅。止令坐司視事。○是年師逵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